

【汉代卷】

丛书主编 张燕瑾 赵敏俐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Selected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赵敏俐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RESS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汉 代 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汉代卷/张燕瑾, 赵敏俐丛书主编; 赵敏俐选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97-1166-8

I. ①2… II. ①张… ②赵…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汉代—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1343 号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汉代卷

丛书主编 / 张燕瑾 赵敏俐

选 编 / 赵敏俐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薛 义 段景民 宋荣欣

责任校对 / 李去寒 李秀军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春晓伟业

印 刷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40.25

字 数 / 721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166-8

定 价 / 1680.00 元(共十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本卷所选为 20 世纪的汉代文学研究论文，其选目对象限制在 2000 年以前去世学者的文章，按内容分为四组。

第一组是关于汉赋研究的论文。赋是汉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汉赋研究在 20 世纪的前后两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受编选体例所限，这里所选的篇目大都属于 20 世纪前期研究的成果，只有个别篇章见于中后期。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1934 年第 1 卷第 1 期的段凌辰的文章《汉志诗赋略广疏》一文，是以《汉书·艺文志》为基础对汉赋所作的比较系统的分析（也包括对于歌诗的相关分析）。论文先对《诗赋略》所述诸家诗赋之存佚作详尽考证，以下对赋名号、骚赋之别、赋之封略、赋之类别、赋家与地域之关系等均有较详论述。作者认为赋不源于诗，与诗之六义也无直接关系。作者持广义的赋文学观，认为不仅楚辞属于赋，其他如颂、赞、铭、吊等也属于赋体，可谓一家之言。沛清《论汉代的辞赋——辞赋产生之计会根源的分析与说明》一文，则是 20 世纪较早运用社会分析法来对汉赋产生问题所作的研究。文中对于赋体的来源和体裁论述虽然简短却颇为全面，论辞赋的演变、辞赋的本质均能结合社会分析而立论，是一篇很有思想的文章。朱杰勤的《汉赋研究——汉代文学史之一篇》一文，对赋在汉代的繁兴原因所作的分析借用了丹纳关于种族、时代、环境的理论，从时代的需求、经济的繁荣、君主的好尚、经学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所作的分析，被后来的学者所接受。文章关于汉赋的文学批评，客观地指出其优缺点，也是较早地涉及汉赋艺术分析并且多有创获的文章。蒋天枢《汉赋之双轨》一文，把汉赋分为“畸于写实者”与“畸于抒情者”两类，细探其源流发展。不仅如此，论文还认为汉代以后文体日繁，多与赋异体同气，所以可以通过汉赋的探讨来看中国古代文体发展中

递相依伏盛衰之间的关系。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观点，故该文所论颇有助于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来认识汉赋乃至前后文学的源流。俞士镇的《读〈两都赋〉偶记》是一篇短文，论《两都赋》之句法，造句、遣词、铺陈、排比、雕琢等，颇有特色，有助于认识汉赋之语言艺术。冯沅君的《汉赋与古优》一文是一篇角度别致的文章，倡优本是中国古代社会里被人戏弄的一类人物，而汉赋的作者中如枚皋等人的地位也与之相类，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汉赋这一文体在汉代帝王心中的地位，这对于认识汉赋的文体特征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重点探讨了古优这一类人物在汉赋写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万曼的《司马相如赋论》和赵省之的《司马迁赋作的评价》两文是对赋体作家所作的个案研究。前者重在讨论司马相如《子虚赋》和《大人赋》里的若干问题，包括名称、作意、技巧等等，后者则对司马迁的赋学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最后，我们选录了郑孟彤《汉赋的思想与艺术》一文，该文刊发于1958年《文学遗产增刊》第6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汉赋思想与艺术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人们对汉赋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对其艺术研究也多有否定。该文认为：“汉赋虽然描写统治者的生活，歌颂统治者的功德，但它里面形象地体现出汉帝国社会的繁荣，物产的丰饶，国力的强大，使我们认识汉帝国的伟大气魄；以及真实地揭露了统治者的腐化、享乐生活，使我们了解当时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这对我们认识汉代的社会现象来说，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这种对汉赋的肯定在今天看来虽然还是不够，但是在当时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总的来说，20世纪中期以前对汉赋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编写体例的限制，有关文章，我们只有以后再选了。

第二组是关于汉诗研究的论文。这又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一是关于汉代乐府诗的研究，一是关于五七言诗和文人诗的研究。汉乐府本是配乐演唱的艺术，所以，关于乐府音乐的问题，自然受到了比较好的重视。朱希祖1927年12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第4卷第2期的《汉三大乐歌声调辨》一文，是20世纪前期关于这一问题讨论中的较重要的一篇。这里所说的三大乐歌，指的是西汉《安世房中歌》、《郊祀歌》和《铙歌》，作者认为三者一为楚声，一为新声，一为西域北狄之声，皆非传统雅乐，其声调、句法等与传统雅乐也大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汉代乐府的发展方向。黄节、朱自清师生二人《乐府清商三调讨论》，其旨在弄清相和歌与清商三调的关系，以及《宋书·乐

志》所录相和曲与清商曲中哪些属于汉代乐府。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前此，梁启超、陆侃如在其著作中也有论及。黄节认为：“汉之清商曲，在晋时已不传矣。列和与荀勖同作新律吕，举汉相和旧歌，合之魏武魏文所作，为十三曲。故原本汉相和旧歌十七曲，只采其六曲。其余十一曲，则荀勖采入清商三调，是以荀勖所撰之清商三调中有相和旧歌十一曲，与汉世清商曲全无关系。”此为关于相和歌与清商调之关系的重要一说，至今仍有参考价值。逯钦立的《“相和歌”曲调考》则是另一篇重要文章。他认为汉代最初的相和歌比较简单，有三种不同方式，以歌相和，以击打乐器相和，单用管乐器相和或单用弦乐器相和。而《宋书》中所说的“丝竹更相和”是相和歌的最高形式，它产生于魏文帝时，发达于晋朝。这同样是关于相和歌发展过程的重要一说。丘琼荪的《汉大曲管窥》没有涉及汉大曲的产生时代，而是比较详细地考证了汉大曲的表演形式特征和乐曲特征。把汉大曲视为演出曲目，这对于我们认识汉乐府诗的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梁启超的《汉魏乐府》认为：“乐府起于西汉，本为官署之名，后乃以名此官署所编制之乐歌，浸假而凡入乐之歌皆名焉，浸假而凡用此种格调之诗歌无论入乐不入乐者皆名焉。”这就把古代歌谣与乐府作了明确的区分，为后来的乐府诗研究划定了讨论范围。以此为基础，他对汉魏以来乐府做了较细致的新的归类，并结合具体历史记载对汉乐府歌辞进行了叙述考证。黄穆如的《乐府源流》一文则从雅俗乐、外乐的角度对汉魏乐府的源流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涉及古歌辞的辨伪与歌法问题。张长弓的《东汉乐府与乐府诗》一文是迄今为止关于东汉乐府体制、乐府分类、所存曲目以及其表演等考证最为详细的文章，所论虽有可商榷之处，但仍有重要参考价值。萧涤非的《乐府的诙谐性》与余冠英的《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两文，则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乐府诗的特点。前者指出了它的民间性和娱乐性；后者其实指出了乐府诗的即兴演唱的特点，亦即口传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齐天举的《古乐府艳歌之演变》一文则从艳歌的发展角度再一次证明了歌舞表演对于汉乐府诗歌发展的影响，这对于我们从一个新角度来认识汉乐府是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的。游国恩的《论“陌上桑”》一文是对汉乐府诗的个案研究，该文认为汉乐府《陌上桑》所讲述的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有古老的题材传承，文章从《诗经》中提到的采桑女子溯源，再从战国秦汉间相类的故事中看其流变，这其实是采用主题学和文化原型的方法来对汉乐府所进行的最早的研究，比起当前一般文学史和教科书对此诗的认识更有价值。杨公骥的《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一文，同样是一篇具有创造性的文

章。论文根据自己对于汉乐府古辞往往声辞杂写，并多与歌舞结合这一特点的理解，把《宋书·乐志》中所记载的自晋宋以来一直不可晓解的《巾舞歌辞》第一次进行了完整的断句卒读（前此虽有学者对里面的个别字句做过断句，但是因为没有找到破解全诗的门径，所以并没有在此诗的解读上有实质性进展），并对其内容、和声、舞蹈动作等进行了初步研究，指出大致的写作年代，最终指出：“巾舞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一出有角色、有情节、有科白的歌舞剧，尽管剧情比较简单，但却是我国戏剧的祖型。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它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实，该文的价值不仅在于破解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歌舞剧本，而且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也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正因为有了杨公骥此文的启示，才使以后的学者找到了研究此诗的基本门径，才有了继续深化此诗研究的可能。30 余年后，学者们陆续关注此篇作品，研究上也有新的进展，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在杨公骥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

关于汉诗研究的另一组文章是关于五七言诗和文人诗的问题。汉代是中国五七言诗的开始期，并留下了一些传说是汉代文人的作品。但是由于有关这些作品的记载不详，所以在古代就引起了争论。20 世纪以来，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加之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学术倾向，即在关于五七言诗产生的问题上，主流的意见均认为中国的五七言诗起自民间，而传说中的汉代文人五七言诗则大都是后人假托，并不可靠。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总的来说还是前者的意见占了上风，并对 20 世纪后期五七言诗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里所选录的，是这方面文章的代表性成果。五言诗方面，罗雨亭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与游国恩的《五言诗成立的时代问题》是两篇观点对立的文章。罗雨亭认为五言诗起源于民间谣谚，传说所谓的李陵诗、苏武诗、枚乘诗等均不可靠。文人五言诗要到东汉末年才有可能成熟。而游国恩则认为西汉完全有产生文人五言诗的可能，至于李陵诗，目前的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其为伪。在两文的互看中，读者可以进行自我判断，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做相应的思考。在七言诗起源方面，我们则选录了罗根泽的《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和余冠英的《七言诗起源新论》两文，罗文先辨伪，进而认为七言诗从骚体诗中蝉蜕而出，民间歌谣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到了东汉后期有了比较好的文人七言诗。而余冠英则否定七言诗与楚辞的关系，认为二者的句法节奏不同。七言诗产生于西汉，虽然民间谣谚对七言诗的产生也有影响，但是终有汉一代以至魏晋六朝时期，七言在社会上一直不被重视。这同样是可以互相参看的两篇文章。我们在这里还选了古直的《班婕妤怨歌行辨证》与游国恩的

《柏梁台诗考证》两文，这也是汉代诗歌史上的公案。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关于五七言诗艺术研究的文章较少，我们在这里选录了马茂元的《论〈古诗十九首〉》一文，该文的主要贡献在对《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以及其艺术成就的分析上，文章认为《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是游子思妇的羁旅愁怀，而这种感情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古诗十九首》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它的语言质朴自然，又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体现出高度精练的特色，有独到的艺术境界。该文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古诗十九首》研究过程中，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第三组是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几篇文章。《史记》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文章较多，这里主要选录了几篇《史记》文学研究以及与文学研究相关的重要文章。司马迁的生平事迹问题，关系到研究《史记》的诸多方面，相关争论也较多，我们这里选录的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是 20 世纪在这方面研究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朱希祖的《太史公解》是对太史公名称的考证。程金造的《史记体例溯源》则详细论述了《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等的文体来源以及司马迁的创造，这三篇文章对于文学研究者都很有用处。李长之的《文学史上之司马迁》既有对司马迁性格的研究，又有对司马迁的文学观的论述。作者认为司马迁具有诗人一样的气质，他的《史记》也是“发愤以抒情”之作，这对我们研究《史记》之艺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苏仲翔的《试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季镇淮的《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的传记的——从实录到典型化》、殷孟伦的《试论司马迁〈史记〉中的语言》三篇文章，均是对司马迁《史记》的文学研究，其中第一篇从作者到《史记》的内容再到人物性格的刻画和语言，显得比较系统，第二篇专论《史记》中人物的塑造，第三篇则详细分析了《史记》的文学语言。三篇文章结合起来，会使我们对《史记》的文学成就有个较好的把握。这三篇文章也代表了 50 年代关于《史记》文学研究的基本水平。

第四组是关于汉代散文、文论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章。相比较而言，20 世纪关于汉代散文的研究，除了《史记》之外，都是相当薄弱的，特别是在本书所选的时限范围内更是如此。这里所选的段凌辰的《西汉文论概述》一文，是较早的关于汉代文论史的文章，主要论述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和汉人的赋学观念，虽然不够全面，但是足资参考。相比较而言，赵仲邑的《新序试论》是把《新序》当作一部散文集来研究的较好的一篇文章，对其内容和写作特点作了初步分析。陈中凡的《论〈吴越春秋〉为汉晋间的说部及其在艺术上的成就》一文，是关于《吴越春秋》研究的重要文章，书中有对此书成书过程的考证，

重点则在于对这部书中的三个人物——伍子胥、句践、范蠡的分析，非常细致，见解也较为深刻。陈直的《汉镜铭文学上潜在的遗产》一文，是把出土的汉代文献与汉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较早的例证，从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汉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地。

20 世纪的汉代文学研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对赋体文学的评价不足，对乐府诗和文人诗的考证受疑古思潮影响太深，对汉代散文不够重视，是其中的三个主要方面。进入 20 世纪后期，以上三个方面的不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但是总的来说，对于汉代文学的全面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受选录体例所限，本卷所选并没有把汉代文学研究中全部优秀的论文包括进来，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一些重要论文，有待于下一部论文集来收录。同时，受编者学术水平所限，以上所收论文也许不一定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只体现了编者个人的选录观点，还望专家学者多多批评。

目 录



- 前言 / 1
- 汉志诗赋略广疏 (段凌辰) / 1
- 论汉代的辞赋——辞赋产生之社会根源的分析与说明 (沛清) / 41
- 汉赋研究——汉代文学史之一篇 (朱杰勤) / 50
- 汉赋之双轨 (蒋天枢) / 69
- 读《两都赋》偶记 (俞士镇) / 86
- 汉赋与古优 (冯沅君) / 89
- 司马相如赋论 (万曼) / 103
- 司马迁赋作的评价 (赵省之) / 116
- 汉赋的思想与艺术 (郑孟彤) / 126
- 汉三大乐歌声调辨 (朱希祖) / 142
- 汉魏乐府 (梁启超) / 153
- 乐府源流(续) (黄穆如) / 191
- 乐府清商三调讨论 (黄节 朱自清) / 212
- 乐府的诙谐性 (萧涤非) / 220
- 东汉乐府与乐府诗 (张长弓) / 226
- 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 (余冠英) / 249
- 论《陌上桑》 (游国恩) / 256
- 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 (杨公骥) / 263

- 汉大曲管窥 (丘琼荪) / 277
- “相和歌”曲调考 (逯钦立) / 290
- 古乐府艳歌之演变 (齐天举) / 312
- 苏李诗辨证 (陈仲子) / 324
- 《古诗十九首》考证 (隋树森) / 339
- 班婕妤怨歌行辨证 (古直) / 350
-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 (罗雨亭) / 354
- 五言诗成立的时代问题 (游国恩) / 375
- 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 (罗根泽) / 394
- 七言诗起源新论 (余冠英) / 429
- 柏梁台诗考证 (游国恩) / 446
- 论《古诗十九首》 (马茂元) / 466
- 太史公行年考 (王国维) / 483
- 太史公解 (朱希祖) / 497
- 文学史上之司马迁 (李长之) / 504
- 史记体例溯源 (程金造) / 524
- 试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 (苏仲翔) / 545
- 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的传记的
——从“实录”到典型化 (季镇淮) / 563
- 试论司马迁《史记》中的语言 (殷孟伦) / 571
- 西汉文论概述 (段凌辰) / 587
- 新序试论 (赵仲邑) / 597
- 论《吴越春秋》为汉晋间的说部及其在艺术上的成就 (陈中凡) / 612
- 汉镜铭文学上潜在的遗产 (陈直) / 628

汉志诗赋略广疏

段凌辰

一 总说

汉书艺文志，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所必究，此学者所共知也。艺文诗赋一略，为古代纯文艺之总录，此又学者所共知也。（诗经已列入六艺，故古人不以与纯文艺等视。）故吾人欲明古代文学之源流派别，及其盛衰消长之故，不可不于斯篇，加之意焉。班氏此篇，原有自注，唯仅详作者名字时地，不及其它。颜师古所注，亦才明文字音义，余则阙而不说。宋王应麟著汉书艺文志考证，始措意于篇章存佚，清世沈钦韩汉书疏证、钱大昭汉书辨疑、周寿昌汉书注校补、王先谦汉书补注等，更踵伯厚，有所补益。近姚明晖、顾实复总集前人之言，折以己意，撰为专书。（姚著汉书艺文志姚氏学，顾著汉书艺文志讲疏。）故今日董理此篇，前人所指为存者，鲜能增益，其所阙疑，亦鲜能自吾辈而释也。惟寻班氏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每略各有总叙，每种各有分论，大纲细目，互相维系，法至善也，义至详也。而诗赋一略，区为五种。除总叙外，每种之后，更无分论。夫名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今诸家诗赋，十逸八九：而叙论之说，阙焉无闻，此实著录之遗憾，独有待于吾人之推求者也。（参看章学诚《校讎通义》卷三汉志诗赋第十五之一）今综辑旧说，略事整齐，参以鄙见，著为斯编。于篇目之存亡，论语之疏说，分类区种之意，源委兴替之故。皆略及之，共十五篇。其有罅漏讹误，异日当纠补焉。

二 屈原以下二十家赋篇存亡考

屈原赋二十五篇（楚怀王大夫，有列传。）

旧说以楚辞中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一篇，

卜居一篇，渔父一篇，当二十五篇之数，惟综览屈原之作，例必有韵；其结体散文，亦与通常文字，迥殊其趣，而渔父一篇，用韵既少，且与通常文字无别，疑非屈原所作。考史记屈原列传述原与渔父问答：真以事实载之；王逸亦谓“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楚辞章句渔父篇叙其）非原作，晓然明白。又据屈原列传赞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招魂明为屈原所作，子长在叔师前，其言当甚可信。故定二十五篇之数，当去渔父增招魂也。近人或谓九歌为屈原以前之作，余亦曾有此疑。然既无实证，将归之何人。必如朱熹所云：“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褻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楚辞集注九歌序似亦可通。然既经原更定，亦如原作无异矣。或又疑九章之中，亦有后人羈入者。此乃臆测之词，不足深信。盖惜往日等篇，昔人固以为临绝之音。身遭惨变，形神失常，其文“颠倒重覆，倔强疏卤。”（楚辞集注九章序）正足证其为屈子之作也。

唐勒赋四篇（楚人。）

御览六百三十三引宋玉赋曰：“景差唐勒等并造大言赋。”今亡。

宋玉赋十六篇（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

楚辞有九辩十一篇。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四篇。古文苑有大言赋小言赋钓赋笛赋讽赋五篇。凡二十篇，多四篇。依朱熹定九辩为九篇，犹多二篇，沈钦韩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谓笛赋非宋玉作，则又多三篇或多一篇，张惠言以古文苑所载皆五代宋人聚敛假托为之，则又少一篇或少三篇。近人更有以九辩为一篇者。或又谓文选古文苑所载，皆为伪作；九辩中亦有后人羈入者。盖不能明矣。

赵幽王赋一篇

高五王传载幽王友歌一篇，用楚调，即此。

庄夫子赋二十四篇（名忌，吴人。）

今存哀时命一篇，见楚辞。

贾谊赋七篇

楚辞有惜誓一篇。史记汉书本传载吊屈原赋服赋二篇。古文苑有旱云赋策赋（残）二篇。共五篇。

枚乘赋九篇

文选有七发一篇。西京杂记有柳赋一篇。古文苑有梁王菟园赋一篇。凡三篇。文选谢朓休沐重还道中诗注引枚乘集有临霸池远诀赋一目，辞已不传。

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

史记汉书本传有子虚赋上林赋（依文选所分。）哀秦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五篇。文选有长门赋一篇。古文苑有美人赋一篇。本集有琴歌二篇。文选魏都赋注有梨赋，已残缺。北堂书钞百四十六有菹鱼赋，玉篇石部梓桐山赋，辞已不传。共十二篇。若增难蜀父老喻巴蜀檄谏猎疏三篇，则为十五篇。不识刘班所指，有此三篇否？

淮南王赋八十二篇

今存屏风赋一篇，见古文苑。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五御览七百十二引刘向别录云：“淮南王有熏笼赋。”又乐家出淮南琴颂，亦当入此。辞并不传。

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

今存淮南小山招隐士一篇，见楚辞。章学诚曰：“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当隶杂赋条下。而猥厕专门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丽之故，则以淮南王赋列第一种，而以群臣之作，附于其下。所谓以人次也。”（校讎通义卷三汉志诗赋十五之四）案实斋谓以人次，信然。其谓当隶杂赋条下，似未足信。盖四十四篇既系于淮南王，未可谓无专名。且其群臣当时亦未必无名字也。此与孙卿赋下之长少王群臣赋三篇及魏内史赋二篇，实质相同。若谓为后人所乱，不宜如是之多矣。

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

伪孔丛子末附连丛藏谏格虎赋杨柳赋鸛赋蓼虫赋四篇。

阳丘侯刘廙赋十九篇

亡。

吾丘寿王赋十五篇

亡。

蔡甲赋一篇

亡。

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武帝也。”）

外戚传有伤悼李夫人赋一篇。文选有秋风辞一篇。章学诚曰：“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武帝所作。按刘向为成帝时人，其去孝武之世远矣。武帝著作，当称孝武皇帝，乃使后人得以考定。今曰上所自造，何其标目之不明与？臣工称当代之君，则曰上也。否则摘文纪事，上文已署某宗某帝，承上文而言之，亦可称为上也。窃意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时人标目，刘向从而著之。不与审定称谓，则谈七略者，疑为成帝赋矣。班氏录以入志，则上又从班固所称。若无师古之注，则读志者又疑后汉肃宗所赋矣。”（校讎通义卷三汉志诗赋十五之五）

兒宽赋二篇

亡。

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与王褒同时也。）

亡。

阳成侯刘德赋九篇

亡。

刘向赋三十三篇

楚辞有九叹九篇。古文苑有请雨华山赋一篇。文选蜀都赋归田赋琴赋七命傅咸赠何劭王济诗谢灵运七里濑诗古诗十九首注及初学记十六并引雅琴赋文选博弈论注引围棋赋，均残缺。高帝纪载刘高祖颂，当亦在内。（全汉文三十七

严可均云：“案刘向有世颂八篇。”）又有麟角杖赋芳松枕赋，辞并亡。乐家出琴颂，应入此。辞亦不传。

王褒赋十六篇

楚辞有九怀九篇。汉书本传圣主得贤臣颂一篇。文选有洞箫赋一篇。古文苑有僮约一篇。初学记十九有责鬚髯辞一篇。（古文苑以为黄香作）文选魏都赋注艺文类聚六十二引甘泉宫颂，（文选注引作甘泉赋，疑赋乃颂之误。）后汉书西南夷传水经淹水注文选广绝交论注引碧鸡颂，辞并不全。若更加文选四字讲德论一篇，则适合十六篇之数。

右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案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扬子法言吾子篇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本书古今人表亦载景瑳之名。（颜师古注：“瑳音子何反，即景差也。”）班氏离骚序亦云：“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聘极文辞。”今楚辞大招一篇，即景差所作。此间不载景差之赋，不识何故？又按楚辞有东方朔七谏七篇。本传载上书自荐答客难谏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对非有先生论五篇。又称“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葆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又北堂书钞百五十八引嗟伯夷，文选海赋注引对诏，艺文类聚一百引旱颂，本传及艺文类聚二十三御览四百五十九有诫子，拾遗记载宝甕铭，释法琳辨正论载隐真论，开元占经载东方朔占，又有答骠骑难与友人书，（全汉文二十五）此虽非尽辞赋，辞赋固甚多矣。本志止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此间亦不见东方朔赋。又孔丛子谓孔臧“尝为赋二十四篇。”而此间所载，止二十篇。孔丛虽伪书，其言或有所据，未易斥为诬妄。举此数例，已足证刘班多有漏略矣。

三 陆贾以下二十一家赋篇存亡考

陆贾赋三篇

贾有孟春赋，见文心雕龙才略篇，辞则亡矣。

枚皋赋百二十篇

亡。

朱建赋二篇

亡。

常侍郎庄忽奇赋十一篇（枚皋同时。）

颜师古注：“从行至茂陵，诏造赋。”辞无传者。

严助赋三十五篇

亡。

朱买臣赋三篇

亡。

宗正刘辟强赋八篇

亡。

司马迁赋八篇

艺文类聚三十有悲士不遇赋一篇。

郎中臣婴齐赋一篇

亡。

臣说赋九篇

亡。

臣吾赋十八篇

亡。

辽东太守苏季赋一篇

亡。